

146763

罗曼·罗兰文集
续编

孙 梁 譯

新文光出版社

23
1

罗曼·罗兰文钞

续 编

孙 梁 譚



新文艺出版社

• 1958 •

Romain Rolland
Letters of Romain Rolland and
Malwida von Meysenbug, etc.
根据 Henry Holt & Co. 1935 年英譯本等轉譯

罗曼·罗蘭文集續編

(法)罗曼·罗蘭著

孙 梁譯

*

新 文 藝 出 版 社 出 版

(上海康平路 155 号)

上海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 011 号

上海市印刷五厂印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总經售

*

書號 1636

开本 850×1168 粒 1/32 印張 8 3/16 插頁 4 字數 176,000

1958年3月第1版

1958年3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10,500 定价 (7) 0.95 元



罗曼·罗兰（22岁）

内 容 提 要

本書主要選擇了罗蘭与歌德的后裔梅琛莫女士的通信。其实是第一手的傳記材料。信中反映了罗蘭青年时代的生活、思想与恋爱，創作約翰·克利斯朵夫的計劃，他对法國資產階級社会的憎惡，以及在当时頹廢的文艺界开辟創作道路的艰辛斗争。

信中还廣泛而精到地論述了芬奇、拉斐尔、米凱·昂琪羅、莎士比亞、莫札特、貝多芬、倫勃朗、歌德、席勒、托尔斯泰、陀斯妥耶夫斯基、伐格納与莫泊桑等的艺术和思想。

此外是优美抒情的意大利游記。

最后兩篇音乐評述显示了罗蘭在这方面的才能。

前　　言

一八八九年夏天，罗曼·罗蘭剛从高等师范学院毕业。有一次，通过他的老师、历史教授蒙諾的介紹，他認識了瑪爾維達·方·梅琛葆；那时，这位歌德的后裔、赫尔岑与伐格納的至友已經七十三岁了。不久，罗蘭以研究生的資格，被派至羅馬的法蘭西考古学院进修。他去訪問了正在羅馬休憩的梅琛葆。于是在这修养很深的老夫人和那天賦极高的青年之間，形成了十分真摯的友誼；并且在不断的書信往返中展开了精神交流，彼此坦率地談論对人生和艺术的体会、自己的回忆和理想、以及对南方风物的醉心。那位長者以平靜的智慧鼓励了罗蘭，年青的詩人則以天真的热忱安慰了她孤寂的暮年。当时罗蘭毅然抛弃了教書的职业，献身于文艺創作，他遇到了不少阻力，而唯一的支持者則是梅琛葆；因此，罗蘭后来在回忆录中称她为“第二个母亲”。①

那时罗蘭才二十五岁左右，他青年时代的生活、思想与恋爱在这些真誠的書信中留下了生动的記錄。更可貴的是：我們可以看到他对約翰·克利斯朵夫的構思，他在法国资产阶级社会中憤世嫉俗的心情，以及他在巴黎腐朽的“节場”中打开文艺界大門的艰苦奋斗的过程。

此外，在讀这些信时，你不由得不惊异：罗蘭那时这样年轻，而他对文学艺术的知識竟如此淵博而深刻；你不能不欽佩他对文艺复兴的先驅者——十五世紀前半叶的意大利画家們，以及

16411107

后来的芬奇、拉斐尔、米凯·昂琪罗、莎士比亞、莫札特、貝多芬、倫勃朗、席勒、托尔斯泰、陀斯妥耶夫斯基、伐格納和莫泊桑等亲切的感想与精当的鉴識；尤其关于歌德，也許你会說羅蘭的看法未免偏頗，但不可否認，那的确是独到的見解。

还有那些描繪意大利景色的散文詩，以及对古希腊艺术的神往，虽然以書信来表达，其实跟海涅的哈茨山游草和拜倫的恰尔德·哈洛尔德游記等是异曲同工的。

近代奥国批評家与傳記家斯丹芬·茨威格是羅蘭的知己；他曾在罗曼·羅蘭傳中說：“这些書信包括了他早年的傳記材料，也許比任何其他名人的傳記資料都更丰富。”②

羅蘭一生热爱音乐；他曾在大学教过音乐史，写过許多作曲家的傳記；跟蕭伯納一样，他在成为作家以前已經是卓著的音乐評論家；这里从古代音乐家評傳中选譯二章，以見羅蘭在这方面的眼力与才华。两篇的規模不同，但概括性都很强，而且文采斐然，可惜拙劣的譯笔不能傳神于万一。

書簡部分略經刪节，刪去者多屬身边瑣事的絮談，或有关过于冷僻的西洋艺术的討論。

書簡和評述中还流露某些唯心主义与个人主义的論調；关于这种思想对羅蘭的創作帶來的損害，以及形成这些思想的因素，已在拙作論罗曼·羅蘭思想与艺术的源流③ 中試予闡述和批判，这里不再贅言了。

孙 梁 1957年10月

① 羅蘭曾在自傳內心的历程最后一章“博愛、和平”中詳叙他跟梅環藻的友誼；參看罗曼·羅蘭文鈔第197—227頁。

② 原書第7章。

③ 將于华东師大学報刊載。

目 次

前 言	1
書 簡	
罗蘭与梅森葆的通信	2
音 乐 評 述	
音乐在通史上的地位	206
莫札特 —— 根据其書簡	226

書簡

罗蘭与梅琛葆的通信

梅琛葆致罗蘭

昨晚，当我发觉已經很晚时，我深深地責备自己，因为我尽管催你早睡，却把你留了好多时候。我希望你沒有受到損害，同时我請求你，要是对你方便的話，以后早一些来，最好在八点鐘，那我就不至于犯自私的过失了。（——）如果你帶些巴赫的乐曲来，我相信会使桂李荔小姐很高兴的。明天見。

M·梅琛葆

1890年3月13日，星期四，羅馬。

罗蘭致梅琛葆

亲爱的小姐：

剛接到你那張亲切的便条，我不知道該怎样感謝你。你多好，这样关心我！你怎么能为了使我那未幸福的事情而說到“自私”，并且責备自己呢？跟別人分享自己的欢乐，分享艺术的宁靜而有益的情感，那神奇的圣餐餅似的、启示永恒的音乐，这不是最大的欢乐嗎？

我有一切應該幸福的条件；而且不管我的精神如何苦惱，我想我應該一直是幸福的，要是我一直能把内心深深的欣悅傳达給別人；他們大多不知道这点，因为他們不了解。我一向不幸的是只能独自欢乐；这是一种真正的非常可悲的痛苦。而我現

在却能通过那些偉大而亲爱的朋友們，巴赫、莫札特和別人的乐声把我感到和想到的一切告訴你了（我自己的声音是脆弱的，还不敢下决心独自訴說），那末，請想象我的喜悦吧。

所以，亲爱的小姐，假如真有自私的話，那也在于我；因为我想：我給予你的很少，而自己却因此得到很多愉快。

R·罗蘭

1890年3月14日，星期五，羅馬。

其实我現在所写的一切都可以在今晚对你面說。可是我不知道怎样說出我所感到的；我因此常常痛苦，而这是应得的，因为这是我的过失。

罗蘭致梅琛葆

亲爱的小姐：

我提笔写这封信时根本不知道你能否收到。我很可能会在写完复阅时把它毀了。你知道我已經这样做过。

你知道我为什么要写信給你嗎？因为我厌倦。真可笑，是不是？但既然你这样和善，把自己称作我的朋友，那也許你一定知道我那可厌的脾气了。哦，大概你已經注意到了，即使看出得很少，很少。

有一天你对我說你不懂得什么叫厌倦。我可以告訴你。可我实在沒有理由了解这种心情的；我过的是从早忙到晚的生活；我没有足够的时间做我想做的一切，而我却有空感到厌倦。我鑽研历史、音乐、文学和小說；我为了千百件小小的牽累耗費心思；我不得不說，而且还得听別人說数不清的謬調，而我还是厌倦。有几天特別厉害。那时觉得什么都討厭；彈琴使我疲乏；我写成的一切使我心煩。其余的更不行了。除了极少数的朋友（要是

他們深知我的心思，也許不會喜歡我了），我是完全孤独的；我在四周看到一群古怪而淡漠的人；我受不了。我深自韜晦，而且我對自己和別人同樣厌恶；我的生活似乎毫無意義；我的性格顯得誕妄可笑；我真想鞭撻自己。那我還有什麼辦法呢？只有厭倦，我就自觉地落入了這種情緒。

至少我不應該使你也厭倦的。可是我懇求你，嘲笑我吧。我活該；因為我雖然貶斥這種訴苦，却禁不住一定要說出來。

你的厭倦的朋友，

（這是一句重複的尾聲）

R·羅蘭

1890年3月末梢，羅馬。

還有一件可惱的事情：厭倦是愚蠢的。它有那末一股浪漫味兒（請看拜倫和貝列士①）。而我恨那些浪漫派。

羅蘭致梅潔葆

親愛的小姐：

我正在想今天是星期三，最近幾個月來我們慣常在這天晚上一起消磨時光，先聽聽我們那巴赫的親切而深邃的獨白，然後親密地絮談，談到我們兩人共同的思想。因此請容許我今晚寫幾行給你，讓我在母親和妹妹身邊時仍有跟你在一起的幻覺。

按照事先的約定，我在星期天黃昏到比薩②去迎接我的兩位旅客。她們對這次旅行很感興趣，所以不怎麼疲憊；但在意大利

① 法國浪漫主義樂派的先驅者（1803—1869）：反抗當時法國音樂界枯索死硬的風氣，所作樂曲富於濃烈的色彩感，但情感過于夸張；羅蘭對他的性格和創作曾有中肯的分析。（見現代音樂家評傳第1篇）。

② 意大利西北部濱海城市，有著名的大教堂。

利北方春意并不濃，也許比在巴黎還淡，恐怕我妹妹初次得到的印象並不象我希望的那样強烈。我們已經游覽了比薩和路加^①。我相當喜愛這兩個城市的中產階級式的安靜而端莊的特色。路加尤其使我喜歡；那堡壘邊細致的美景、綠油油的田野、藍蒙蒙的峰巒勾出纖柔的山脈，窈窕而雲霧迷漫，鑲嵌着金光閃映的白雪邊緣，——還有那些精美的教堂，以及我到現在才認識的雋美的雕刻家（馬蒂奧·季維達里），他的寧靜和風雅使我十分景仰——可是我尤其愛一張丁托雷托^②的奇美的畫，一幀燃燒着色彩與生命的素描；僅僅為了這一張畫也願到路加走一遭。我在比薩首先醉心于一般的風物；斜塔^③要是不斜，那我会更喜歡的；我應該欣賞奧岡納的壁畫，可是我並不喜歡。在任何別的天氣中我会熱愛它們的；但我好象老是被一剎那神經上的感觸所控制；那天早晨恰巧陽光那末快活，那末亮，以致我的心也亮了；它面對“死的勝利”^④時不禁有些畏縮，覺得這幅畫跟這艳阳天很不相稱；我的心就回避它而宁愿被那魅人的郭卓里^⑤輕柔地蠱惑，因為他具有天真、浮淺然而光輝的風姿。

我已經在翡冷翠^⑥待了一天了；過去我離開這城市時不禁心痛，在羅馬時常常懷念它。這次我首先去訪問我那些十五世紀的朋友們。我看到他們時又生出了情意，可不是跟以前一樣的情意。如今我再看到他們的時候，他們不象上次那样深奧了。今

① 比薩北面的城市。

② 威尼斯派最偉大的畫家之一(1518—1594)。

③ 比薩城內著名的古迹。

④ 米凱·昂琪羅的作品。

⑤ 翡冷翠派畫家(1424—1511)。

⑥ 意大利北部名城(Firenze)，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艺术的发源地。

天黃昏我到美术学院去跟安琪李柯^①和鮑蒂契里^②夢想一會，可是在路上給米凱·昂琪罗^③擋住了。“勃魯特斯”^④的狂熱的鄙夷使我不能象預料中那样欣賞我迷恋的“春日”——那精致的嫵媚。可是它使我擺脫了些我在羅馬時對你說過的恐惧。那时我感到：我彷彿生活在夢中，而在这“夢幻”的慵懶的溫暖中——我漸漸困倦了，自己也變得慵懶了；我生怕我的品性將在這誘惑性太濃的氛圍中逐漸溶化。然而這次我回到翡冷翠時對那些精妙、優雅和肉感的藝術家們不象初訪時那样感到亲切；那些剛強和熱烈的人更能吸引我。在所有十五世紀的翡冷翠派畫家中，葛朗達玉^⑤（除了芬奇）使我最滿意。——我也再度看到了聖米尼埃多；翡冷翠畢竟是值得愛慕的；但對於我來說，它缺乏姜尼克倫山^⑥的色彩。

呵，亲爱的小姐，我怀疑你要了一下小小的可爱的花巧。你要我在离去的前夕散步一会儿，讓我到翡冷翠以前飽賞羅馬的

① 道密涅根宗 (Dominican) 教士(1387—1455)：虔誠的宗教畫家，執筆時輒熱烈祈禱。

② 翡冷翠派大畫家(1444—1510)；曾為神曲作插圖，約90余幀；顯示對原作的心領神會，充滿他特有的詩意、強烈的幻覺和表現力；筆致飄逸，綫條和構圖富于節奏感。

③ 文藝復興時期意大利卓越的畫家、雕刻家和建築家(1474—1564)；他對羅馬及翡冷翠諸教堂的美化厥功甚偉。羅蘭所著偉人傳中的一部即評述他的生涯與創作。“最後的審判”巨幅壁畫為其杰作。

④ 古羅馬民主主義政治家，曾參預謀刺凱撒的計劃；這裡指米凱·昂琪罗的作品。

⑤ 意大利畫家(1483—1560)；為拉斐爾摯友。

⑥ 羅馬郊外山峯；羅蘭在自傳內心的歷程中曾提到，他在山間漫步時獲得創作約翰·克利斯朵夫的靈感。

风光，可以抗拒在特司肯尼^①看到的自然景色的诱惑。也許你已經达到了目的，然而无疑的，这是因为我在怀念羅馬时不仅想念那城，还惦記留在那儿的人。

再見了，亲爱的小姐，

满怀敬意和情意的

R·罗蘭

1890年4月2日，星期三晚，翡冷翠。

罗蘭致梅琛葆

这么說，亲爱的小姐，你上次是在等我的信？假如我那时沒有答复，那真对你有些抱歉了。現在我得赶快写回信，不然又要劳你盼望了。

亲爱的小姐，我恳求你，下次你出外时，请替我問候你的鄰居“摩西”^②，这一星期来我完全对米凱·昂琪罗倾心了。上次来游时，那些十五世紀溫和的翡冷翠人，鮑蒂契里和菲列比諾·李璧^③的风流而睿智的魅力使我如此感动，充滿了溫柔的情感，以致我对米凱·昂琪罗只留下相当淡漠的崇敬了。但这一次，他可征服了我，正如前几天貝多芬征服了我一样。啊，为什么我过去不更狂热地爱他？那种輕蔑，那种孤独，那种雄偉！我不敢确定我是否了解他；但是我一看見他就爱他。昨天我又看到了“賽·勞倫卓”^④和那两組崇高的雕象——“行动”与“思想”；悒郁

① 意大利西北部沿海行省。

② 基督教先知；这里指米凱·昂琪罗所作雕象。

③ 十五世紀意大利美术界中最馳名的翡冷翠派画家(1412—1469)。

④ 文艺复兴时代麦狄契世族暴君(1449—1492)：統治翡冷翠城邦，獎掖艺术頗力。这里指米凱·昂琪罗作雕象。

的“思想”，磐石边的群象傳出她灵魂的奥秘——“黎明”勉强甦醒，从而流露一种对生命的厌倦；“薄暮”，她那憔悴的前額微側，傾向永恒的睡眠，显出生之哀愁——然无惋惜。对面是“行动”，在他宁謐的鎮靜中英气勃勃；激情的火焰在他心中隱約閃爍，而在“白日”充满鄙夷的憤慨中炫耀逼射；“白日”讓人們从他肩上看到那阴影籠罩下的怒容，可是隨即隱沒，把自己禁錮在狂热的孤寂中。“夜”来了，“死”来了，“力”屈服了，給摧毀了，可不馴順。

有时我真想尽情嘲笑那些附庸风雅的旅客，这些俗物大踏步穿过米凱·昂琪罗的圣堂，象計算节拍的乐器那样一板一眼，五位小姐尤其使我发笑。她們走进来，坐在一只長凳上，一个挨着一个，活象鷄塘上的小鷄；整整五分鐘她們浸在伯达克①中間，十分严肃，不則一声；——接着，好象給彈簧撥动似地，她們五位一体站起来，排队站在教堂正中：一、二、三——四支長柄眼鏡和一副看戏用的望远鏡对着“思想”瞄准了；——、二……臉向右轉，一副望远鏡和四支長柄眼鏡針對着“夜”了；——又轉过一半身子，面对“圣母”；——于是再会，——而且她們异常庄严，几乎好象懂得似的。可憐的蠢人們川流不息地經過这些雕象，殊不知正由于他們和他們之类的东西，米凱·昂琪罗才把他对人世的厌倦和对一切有生之物的鄙視鑄进顽石中去！②

如果我們为了崇拜神的各种氣質而兴建庙宇，我希望造一所給凌駕万物的“冷蔑”，里面密布着米凱·昂琪罗的作品。——

① 一种旅行指南。

② 罗蘭在这里以及下面好些信中所流露的憤世嫉俗的心情显然是針對旧社会中的庸俗之徒，而非泛指人民；这跟普希金所作致詩人(Поэту)的第一行：“詩人！別重視众人的爱好”一样，是贬斥“上流社会”的俗物，而非諷刺群众。

一天晌午，在菲埃索尔的法蘭西斯宗修道院里，我看着一幅鮑蒂契里的风景画而入迷了；成行的杉树和櫟树，肃穆秀挺，黑森森地聳立在一片濃密的柔絨似的綠蔭上，枝枒間閃露着远处阳光照耀的田野，和点綴着紫堇色牡丹的草坪。母亲沒有能进来，她生怕我要一輩子留在修道院里了。真的，当我每次游訪那些栖伏在美景和孤寂中的、敬爱的庇蔭灵魂的所在时，我暗自企望永远留下，再也不要离去。——但我的家庭可以放心；我的心太爱生命了，它不会退避到生命的阴影里，即使是上帝的阴影。——

我們一定在星期四或星期五离开翡冷翠。我們將穿过恩波黎亞^①，我想我們將在星期日或星期一到羅馬。

母亲恳切地問候你。

您的亲密而忠实的

R·羅蘭

1890年4月7日，星期一晨，翡冷翠。

梅環葆致羅蘭

我的亲爱的朋友：

我在开始为你担心了。你一直好象过得很好，幸福而滿足；而忽然，你遇到了什么事情？你瞧，我比你更有信心，因为我写这封信时是准备把它交给你的，即使我能在今晚看到你；因为那时很难找到机会認真地談一下。既然你沒有上閱格蒂夫人那儿去，那我不得不認為你的心病还没有完全好。如今上那儿去的人乱极了，我知道你在那里玩儿时会感到多厌煩。霍恩華斯公爵今天在那儿，他也不愿意参加娱乐，过后对我說他也为了这原

① 意大利中部州名，在羅馬之北，翡冷翠之南。